



## 都市心情

## 雨水的归处

文/李晓

就是它们最后的家吗？其实收集雨水的容器，在苍穹之间。因为大地山川上的水，也不停地在蒸腾和降落之间来回循环着。这样来说，雨水的一生，奔波忙碌就是它的宿命。

乡下还有我认识的一个人，他就是王老大。那时我才七八岁，一到下雨天，王老大就把水桶、盆子、钵子端到屋檐下，接从瓦檐上滴落下来的雨水。我就不明白，有时山洪也会咆哮，况且又不是雨水贵如油的季节，王老大干嘛非要去接雨水呢？有一次，天上乌云压来，起大风了，雷声中，我看王老大跌跌撞撞往家中老屋跑，赶去把木桶、水盆放到屋檐下，准备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雨。在我40岁那年，王老大病重了，住进了城里医院。我提着水果去看望他，他已很虚弱，吃了几口苹果就吐了出来。我终于忍不住问起他：“王叔，在我小时候，你为啥要去接那些雨水啊？”眼前这个瘦骨嶙峋的男人抽抽鼻子，哭了。王叔说，“我一辈子就一个人过，天晴的日子总担心干旱时没了水，看见屋里有水，心里就不那么慌了。”我看王叔床前，只有一个人守护着他。那人是王叔的堂弟，一双小眼睛总睁不大，佝偻着腰跟我结结巴巴地说话，对每一个医生都轻声相求，救救他的堂哥。我猛然明白了，王叔是担心老无所依，只要家里有几桶水，他便会觉得心里踏实一些。

在城里的雨天，50多岁的老韩也是这样。他用一个玻璃瓶子，拿到屋檐角、大树下去接雨水。老韩把这些雨水拿去浇阳台上的花草，或者放在案前，默默凝望。有一天老韩告诉我说，“刚从天上落下来的雨水，带着云的气息。”老韩的话，让我的心一热。从雨水里，能嗅到云的气息，这需要一个人对雨水饱含多深的感情啊。

下雨的时候，我听着雨声，它落下来，成为大地江河血脉里的一部分，也落在人心里，成为滋润心灵的一部分。我眼前浮现出那些收集雨水的人，他们的身影，在雨幕中晃动，成为人世间苍茫命运里的一滴水。

我想说，这些收集雨水的人，是让雨水有一个好归处，最终回到大地的怀抱里。

## 生活随笔

## 傍花有味

文/隋言

我的故乡，没有河流，没有山丘，一马平川。

出门在外，倘若遇到小河，定会驻足，看个够再走。水静静地流淌，河里的水草倒向一侧，岸边稀疏的青柳，开着黄花的蒲公英……这样诗意的画面，像是在召唤，揭开封存的过往。

暮春时节，小孩子满山乱跑。粉色的刺儿菜花，有白有黄的苦麻菜花，娇黄的婆婆丁花，粉白相间的喇叭花，都是我们的最爱。掐上一把，握在手中，喜洋洋地带回家，灌一玻璃瓶子清水，插里面，放在八仙桌上，能活上十多天。萎蔫了，变成枯枝，不舍地扔掉，心里会难过一两天。角瓜花、倭瓜花、豆角花，又何尝不爱？清风明月的夜晚，把蝈蝈笼子挂在檐下，顺着入口，塞入一瓣角瓜花，瞧着蝈蝈香甜地吃着，听它唱歌，何尝不快乐？我从不敢触碰豆角花，尤其猪耳朵豆角花，相当漂亮。母亲说，花碰掉了，就不结豆角了，就没菜可吃了。母亲的警告，使我们不敢靠近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加之工作繁忙，山野气息接触少了，野花就难觅其踪。每每乘车路过野地或者路边，看到一株小花摇曳，依然有心动的感觉。有时，免不得下车，摘上一朵闻闻，就像甄别一次时光的标记。从此，养花便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，是衬景，更是生活的肌理。

养花，能赏心悦目、提振精神。这些观点，不少人认同。而我觉得不只这些好处，养花能涵养人的性格，人的性情能与花同频共振。我养花有十几年了，菊花、天竺葵、月季、长寿花、文竹、富贵竹、吊兰等等，都养过。回到家，进门第一眼看到盛开的鲜花，是件乐事。花有性格，呼吸之间极似于人。有的，需要精心呵护；有的，可以放任不管，任其生长。家里有一盆水培富贵竹，算起来有16年了，一直活得很好。葱郁墨绿的叶子，挺直带结的枝干，就是它最美丽的外部特征。这一丛富贵竹，活得通透简单，不复杂，几乎没有索取。几杯凉了的开水，别让寒气冻着，它就心满意足了，然后展示美好、供你欣赏。这简单无求的品性，反而为它赢得了生命机缘，存活十几年了。

假若有人问我最喜欢哪种花卉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“兰花”。它没有醒目的艳态，花朵娇小，质朴静美、淡雅高洁，符合国人审美标准。“气若兰兮长不改，心若兰兮终不移”，可能是对兰花最好的赞誉了。室内放一盆兰花，你会感到别样的气息；即使不开花，也足以品赏。然而，兰花很娇气，水、肥、土、光、风五大要素，哪个都忽视不得。比如盆土要疏松透气、排水性好，土壤需要专门配方，有比例要求；松树皮、腐叶土、花生壳、小石子等等，都是常见的材料。还有严格的水分要求，浇水过勤烂根；时间长了不浇水，根细胞就会枯萎，很难救活。几乎天天需要关爱，精准掌控，倾力呵护。尽管过程繁复，但我仍愿意在慢时光中分解消耗自己，只傍花草，彼此取暖。